

李 璇

人生大敘事的叛逃

——評白先勇新版崑曲《玉簪記》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故事，講完了嗎？當代文化景觀中唯一的可能大約就是舊瓶子裝新酒，選對瓶子，選好酒，HeineKen 低度、廉價、速戰速決，茅台精純、霸道、一舉摧毀價值觀，還是竹酒一杯，澄芳雅致，令人熏熏唯有醉意。

週二在理工大學看了蘇昆的《玉簪記》，據說是繼青春版《牡丹亭》之後白先勇花心思製作的又一出新版崑曲。第一次看白先勇的“新”劇，開場就非常驚豔，春晚歌舞節目一樣，一群漂亮的小尼姑魚貫而入，排演各種陣型，最後做千手觀音狀。全劇六出，投庵，琴挑，問病，偷詩，催試，秋江，集各種戲劇元素於一身。想想看，青春偶像劇裏少男少女的戀愛場景一個都不缺，一見鍾情，調情，定情，甚至還有一場追逐戲，非常過癮。看完之後，不得不佩服古人對人情物理的掌握。整個舞台都很符合現代審美，秋江一場潘必正的長衫，薄紗外罩無風自動，飄逸非常，一衣已知秋意。

形式上新且迎合當代精神還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劇碼也能十分應景就很難得了。《玉簪記》講的是本該禁欲的女尼姑的愛情，雖身在空門卻自有一番相思心腸，自有一番浪漫性情。妙常和潘必正的愛情故事是青春年少，清新怡人的，是古今同理的。其中表現的對自己的真性情的尊重和欣賞，對規則、禁忌的無視，雖未做出激進的反叛姿態，卻在輕描淡寫間一舉破除一切常規，當真稱得上舉重若輕。說起來，這出《玉簪記》本是一出以玉簪為線索重重巧合湊成姻緣的老戲。白先勇卻只選了這幾處最有戲劇衝突，最具普適性的場景演出。值得注意的是，其實大部

分場景都是一個相對靜止的狀態。即整個敘事中的表現部分，抒情部分被放慢，放大，用特寫，慢鏡頭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觀眾面前。六出戲中其實只有投庵是引子性質的，催試是推動劇情的（也是全劇終最弱的一部分），琴挑、問病、偷詩都是選取一個敘事暫停的點，花大筆墨刻畫細節和人物情緒的，是三場漂亮的抒情戲。秋江的亮點就是那一場追逐戲，大體也是一個故事進展的階段。

也許，人的感情本身只可能發生在一個相對靜止的階段，抑或是，感情的發生直接導致了人生大敘事的暫停。《玉簪記》即以這一情景開場，妙常是假戲真做成了尼姑，曼妙莊嚴，纏綿心腸。潘必正更是處境尷尬，考試落榜，榮歸無望，下次試期又遙遙未至，只得暫且過一段“流放”生活了。同時被拋出人生正軌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儒法社會體制內的僻靜一角暫安己身，這閒暇時光，戀愛時節，當真是偷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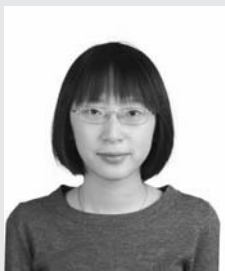
新版《玉簪記》一舉破開了環環相扣的陳年老戲，擷取點點叛逃的情思，以老戲台上被動的流放映襯新城市裏自主自發的享樂，倒也相得益彰。

較評論，最終卻沒有完成，在寫了800個來個字後就放到一邊去了。誰知到這篇文章竟然還能在來年參加文學創作比賽，居然還非常幸運地獲了獎。截稿最後一周在同學的催促下完成了這篇短文，交了稿。這一切皆出於習慣和偶然。對於我來說，寫評論類似一種交流吧，作者用自己的作品向公眾說話了，如果聽到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理解了什麼，就會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種想要回應一下的衝動。這次意外之喜給我的香港之行留下了雖非濃墨重彩但卻是意義非常的人生印記，幾乎從未發表過任何作品的我竟然獲得了認可，這肯定會使我對自己的文字更加有信心。

李璇

個人簡介：

2007年夏天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讀書是從古龍開始的，寫文章是從《挪威的森林》開始的，喜歡貓，害怕命題作文。



得獎感言：

這次獲獎於我來說是個意外。這篇評論寫於去年理工大學《玉簪記》首演之後，本來是要寫成一篇《玉簪記》和《占花魁》的比